

圍城告急：金兵鐵蹄下的開封*

梁偉基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導言

崇寧四年(1105)五月，宋遼關係發生了變化。據《東都事略》記載：

時朝廷用兵西方，遼人遣使為請，命攄報聘。攄至虜廷，盛氣言曰：「夏羌數寇邊，罪在不赦。北朝屢遣使勸和，當俟其服，然後可副勸和之意。」虜廷君臣皆不荅。及辭，虜主欲為夏人求復進築城砦。攄曰：「北朝往日夏人不庭，亦嘗取唐隆鎮，今還之乎？」虜不勝其忿。既還館，給以宣旨，使降階跪受，實以國書授之。攄引故事不從，因詆之曰：「蕃狗！」虜主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鬻，皆泣諫止。於是留攄在館三日，絕供餉水，泉汗不潔，以飢渴困辱之。既行，無燕餞贈賄。¹

林攄回國後，向徽宗(1100–1125在位)報告使遼期間，「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²學者指出，林攄是受到宰相蔡京指使，要他故意激怒遼主而開啟邊釁。³政和元年(1111)，童貫(1054–1126)出使遼國，被遼主羞辱，懷恨在心。適逢燕人馬植得罪了遼國，遂向童貫提出取燕之策。⁴

* 本文初稿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華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十至十三世紀歷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2010年8月19日至21日)上宣讀，得到評審人羅家祥教授賜予寶貴意見，特此致謝。《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三位獨立審查人仔細閱讀本文，提供許多具有價值的意見，謹此一併申謝。

¹ 王稱：《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卷一〇三〈林攄傳〉，頁二下至三上。何冠環考證高俅是這次使團的副使，見何冠環：〈《水滸傳》第一反派高俅(?–1126)事跡新考〉，《東吳歷史學報》第5期(1999年)，頁70。

² 脫脫(1314–1355)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三五—一〈林攄傳〉，頁11111。

³ 何冠環：〈《水滸傳》第一反派高俅(?–1126)事跡新考〉，頁70。

⁴ 李心傳(1166–1243)：《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下轉頁58〕

雖然不少大臣反對聯金滅遼，認為這個政策具有風險，但徽宗仍然以「買馬」為名，派遣馬植出使女真，共圖滅遼大計，史稱「海上之盟」。遼國最終被宋金聯軍消滅，卻埋下了北宋滅亡的種子。

遼滅亡後，金人以北宋違反協議為藉口，派兵進攻河東、河北。徽宗面對來勢洶洶的金兵，選擇禪位給太子趙桓（欽宗，1125–1127在位），然後帶著親信逃往江南。欽宗即位後決意求和，答應金人提出的條件，割讓河北三鎮（太原、中山、河間），以宰相、親王各一人為人質等。金人退兵後，欽宗毀約，命令河北三鎮固守，又命姚古、种師中等領兵增援三鎮。結果，金人再度包圍開封，兩軍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事。靖康元年（1126）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金兵攻佔陳州門，開封宣告淪陷。

近年學者十分關注宋代開封的研究，既有討論北宋定都開封的得失，例如李合群〈再論北宋定都開封——兼與宋長安和洛陽之比較〉、肖翔文〈淺析北宋定都開封的原因〉等，⁵也有從城市發展角度出發討論問題，例如陳曉明〈簡論北宋汴京市場的管制〉、李虎〈論開封在北宋時期中原城鎮體系中的職能〉等。⁶此外，更有多部專著面世，包括吳濤《北宋都城東京》、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劉春迎《北宋東京城研究》、鄭壽鵬《宋代開封府研究》、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⁷但是，學者較少注意北宋末年開封淪陷史的研究，例如開封城破後，士大夫的動向、老百姓的生活等。就筆者所見，只有王曾瑜〈北宋末開封的陷落、劫難和抗爭〉及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的部份篇章討論到上述問題。⁸

〔上接頁57〕

年），卷一，頁2。後來，遼人抵擋不住金人，就派遣使臣韓昉往見童貫和蔡攸，主動提出取消歲幣，以換取與北宋修好，並痛陳利害，指「女真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但童貫等「叱出之」，「不以聞於朝」。參見曾敏行（1118–1175）（撰）、朱杰人（標校）：《獨醒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八〈童貫拒契丹求和失策〉，頁72。

⁵ 李合群：〈再論北宋定都開封——兼與宋長安和洛陽之比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頁125–28；肖翔文：〈淺析北宋定都開封的原因〉，《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12–14。

⁶ 陳曉明：〈簡論北宋汴京市場的管制〉，《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2期，頁33–35；李虎：〈論開封在北宋時期中原城鎮體系中的職能〉，《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3期，頁94–96。

⁷ 吳濤：《北宋都城東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劉春迎：《北宋東京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鄭壽鵬：《宋代開封府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年）；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久保田書中譯見郭萬平（譯）、董科（校譯）：《宋代開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⁸ 王曾瑜：〈北宋末開封的陷落、劫難和抗爭〉，《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1–4；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頁645–71。

為此，本文嘗試探討開封士大夫在時局嬗變下如何自處，以及老百姓在金兵鐵蹄下的生活狀況，為北宋末年開封歷史做些補充。

開封城防戰

宋廷對於金人南侵並非全不知情，中山府就連續多次向朝廷報告金兵的不尋常調動。⁹可是，宋廷並沒有認真看待這些情報，從而作出適當的防衛措置，結果造成嚴重的後果。

天會五年（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底，宗望（斡離不）和宗翰（粘罕）分別率領大軍入侵宋境。宗望攻陷檀州、薊州、燕山府等地，招降郭藥師的常勝軍，成為宗望大軍南侵的重要據點；宗翰攻陷朔州、代州，進圍太原，於汾河北擊敗河東、陝西援軍。¹⁰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宗望大軍已開抵黃河北岸，內侍梁方平燒橋逃走，何灌的軍馬望風潰逃，瀋州失守，金兵得以渡河。¹¹

隨著金兵逼近開封，徽宗採納吳敏所獻之計，實行「內禪」，將皇位傳給兒子趙桓，自己帶著太上皇后、皇子、帝姬等從通津門東下，「侍從百官往往潛遁」。¹²七日，宗望大軍抵達開封城下。¹³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是日，京城戒嚴，城門晝閉，令百姓上城守禦。京城居民男子婦人老幼相攜出東水門沿河而走者數萬，遇金人，殺虜者幾半。金人城外放火燒屋宇，光焰燭天，連夜不止，城中之人皆懷恐懼。」¹⁴是夕，金兵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相繼而下」，李綱（1083–1140）募得死士兩千人列佈城下迎戰，擊退金兵。¹⁵其後，金兵又攻城北，河東、河北路制置使兼副統制何灌戰死；又進攻酸棗、陳橋、衛州等門。¹⁶

儘管金兵攻城，但沒有斷絕和談，可見金人是以戰迫和的手段令宋廷屈服。當然，處於上風的金人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和談條件：「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馬、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

⁹ 徐夢莘（1126–1207）：《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卷二二，頁四上、五上。

¹⁰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七四〈宗翰傳〉，頁1696。

¹¹ 汪藻（1079–1154）（著）、王智勇（箋注）：《靖康要錄箋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卷一，頁93。

¹² 同上注，頁95。

¹³ 《會編》，卷二八，頁七上至七下。按：宗翰領兵自河東進攻開封，「遇城必攻，比斡離不其行稍緩，至中路聞和議之詔，遂止不行」。參見《會編》，卷三六，頁二下。

¹⁴ 《會編》，卷二八，頁五下至六下。

¹⁵ 同上注，頁七下；《靖康要錄箋注》，卷一，頁117–18。

¹⁶ 《靖康要錄箋注》，卷一，頁118，122–23。

相為質，乃退師。」¹⁷欽宗無可奈何，唯有承諾割地賠款，並以親王及宰相各一為人質。為此，欽宗召見諸王，問：「誰肯為朕行？」結果，康王趙構（高宗，1127–1162在位）「越次而進，請行」。臨行前，張邦昌（1081–1127）「垂涕」，但趙構卻「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¹⁸後來，金人以趙構表現鎮定似非皇子而將其遣回，欽宗遂改派肅王出使金營。宋金達成和議後，宗望一支退回燕山，宗翰一支退回太原，然而他們仍然控制著兩河戰略要地，扼住開封咽喉，宗翰更於太原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為久居之計」。¹⁹

在眾多議和條件中，割讓三鎮在宋廷引起了極大爭議。太原、河間、中山號稱「河北三鎮」，乃北宋國防戰略要地。李綱指出：「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灤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²⁰所以宋廷內部對於是否割讓三鎮意見分歧，贊成者以為「三鎮，朝廷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反對者則以為「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²¹最終，欽宗決心保衛三鎮，下詔河北帥臣：「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不忍陷此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²²又派遣姚古、种師中領兵增援三鎮。結果，金人大怒，再度對北宋採取軍事行動。宗望、宗翰分別自真定及太原向開封進兵，實行鉗形攻勢，合圍開封。

十一月二十四日，宗望抵達開封城下，大軍屯駐劉家寺。二十五日晚，金兵焚燒南薰、陳州、固子、萬勝、西水等城門。²³閏十一月二日，宗翰大軍亦抵達開封城下，屯駐青城。²⁴兩路金兵「分置小寨，圍閉周密」，將開封圍得水泄不通，成為一

¹⁷ 同上注，頁132–33。

¹⁸ 《會編》，卷三十，頁二下至三上；佚名（編）、金少英（校補）、李慶善（整理）：《大金弔伐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宋主請歸康王書〉，頁198。金人憑甚麼認定趙構並非皇子？據記載，趙構「使幹離不軍營，為虜帥留以為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為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結果，金人將趙構遣回。史稱趙構能夠「挽弓至一石五斗」，李綱亦把趙構描寫成「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參見《會編》，卷三十，頁二下至三上；卷三六，頁九下；陳東（1086–1127）（撰）、鄭明寶（整理）：《靖炎兩朝見聞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下，頁196；不著撰人：《皇宋中興兩朝聖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頁一上。

¹⁹ 《會編》，卷四二，頁六上。

²⁰ 李綱（撰）、鄭明寶（整理）：《靖康傳信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上，頁17。

²¹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47。

²² 《大金弔伐錄校補》，〈詔河北三帥固守三鎮〉，頁220–21。

²³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三，頁1297，1303。

²⁴ 同上注，頁1328；《會編》，卷六五，頁十四下。

座「圍城」。²⁵圍城之初，城內軍民抗敵士氣高漲，這從呂本中的詩句可知一二：「賊馬侵城急，官軍報捷頻。民心皆欲鬪，天意已如春。」「今春賊來時，軍士怖而走。今冬賊來時，決拾揜兩肘。憤然思出鬪，不但要死守」。²⁶

四日至六日，金兵攻通津、宣化兩門；九日，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十五日至十六日，「攻諸門愈急」。²⁷呂本中〈守城士〉詩云：「殺賊須長槍，防城要強弩。炮來大如席，城頭且撐柱。」²⁸宋軍使用的守城武器從長槍以至大炮都有，兩軍交戰之激烈可見一斑，例如金兵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盤及石鹿石毒絆之，旋為風砲硫磺，王師以纜結網承之，殺其勢」。「賊晚攻東水門甚急，遣數人縋城禦，燒燬其砲駕五、鵝車二，然砲駕所存者尚七座，其未立者不可勝計」。²⁹二十五日，金兵「乘大雪攻城益急」。³⁰同日午時，金兵攻破陳州門，登上城樓，「守禦人棄擲兵甲，下城走。既而東水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都人自殺及棄男女、財物於河井中者不可數」。³¹不少史書都把這一天視為開封淪陷的開始，³²「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³³

城破後，欽宗「慟哭曰：『悔不用种師道言，以至如此！』」³⁴《避戎夜話》記載：「是日城陷，居民大擾，扶老攜幼，奔走雪中，或扃戶號慟。有登太學鼓樓而望者，見環城火凡一十六處，潰兵乘亂虜掠，不可勝記。」³⁵呂本中亦有〈兵亂寓小巷中作〉詩云：「城北殺人聲徹天，城南放火夜燒船。」³⁶可見當時城內一片混亂。

趙鼎(1085–1147)這樣描述金兵包圍下的開封：「丙午冬，金人分兩路渡河，直抵畿內，西自洛陽，東至南都，南自穎昌，北至大河，皆為金人占據。京師在數千里重圍之中，仰視但見青天白日，而路不通中外，斷絕四方。」³⁷可見開封跟各地已

²⁵ 《會編》，卷六五，頁十四下。

²⁶ 呂本中：〈京城圍閉之初天氣晴和軍士乘城不以為難也因成四韻〉、〈聞軍士求戰甚力作詩勉之〉，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冊，卷一六一五，頁18134。

²⁷ 《會編》，卷六八，頁一下。

²⁸ 呂本中：〈守城士〉，收入《全宋詩》，第28冊，卷一六一五，頁18134。

²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三，頁1331，1333。

³⁰ 《會編》，卷六九，頁一上。

³¹ 《靖康要錄箋注》，卷一三，頁1391。

³² 同上注，頁1393。開封淪陷日期，《會編》作「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丙辰」，其文云：「郭京以兵出宣化門，敗績，金人登城，京師失守。」（卷六九，頁一上）

³³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卷十五，頁950。

³⁴ 《會編》，卷六九，頁五上。

³⁵ 石茂良（著）、韓淑華（輯注）：《避戎夜話》（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185。

³⁶ 呂本中：〈兵亂寓小巷中作〉，收入《全宋詩》，第28冊，卷一六一五，頁18135。

³⁷ 趙鼎（撰）、來可泓、劉強（整理）：《辯誣筆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卷一，頁87。

經失去聯繫，例如趙子崧在蠟彈奏狀中，提及「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來不見京遞，道路隔絕，賊馬出沒不測」。³⁸城破以前，開封已是「城中圍閉，道路不通」的一座「圍城」；³⁹城破以後，開封「被敵兵屯列城上，下瞰城中百萬生靈，猶機上之肉」，成為一座「孤城」。⁴⁰

《靖康要錄》記載開封淪陷後一則故事：「王師及城上虜兵皆釋甲，小民過城者，虜人擲錢與之，或往復數十千。語人曰：『元帥限我輩三日破城，今止日半見効。』諸門先積金帛如山，虜悉得之，所棄者錢耳。」⁴¹由此可見，開封淪陷之快，出乎金人意料之外。從這一天開始，開封士民被迫生活在金兵的鐵蹄之下。

城陷後的開封士大夫

金人佔領開封後，如何處置欽宗等皇室人員？是讓趙宋繼續統治，還是改朝易代？最後，金人放棄帝姬和親，改為廢立異姓，扶植張邦昌為帝。⁴²

金人首先以檄書致宋廷議立異姓，而且命其遷都。金人這個決定，引起了城內士大夫以至太學生的震驚，紛紛上書反對議立異姓。太學生徐揆上書宗翰說：「元帥欲計之善，莫若親宋，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豈大金之利哉！」結果，被扣留在金營的欽宗不僅沒有獲釋，徐揆更被金人召往金營。⁴³

當時執政、侍從皆聚集內東門，得悉金人議立異姓，「皆號哭」，呂好問(1064–1131)認為：「今計無所出，但當率眾懇告耳！」⁴⁴後來，孫傅(?–1128)等六次向上狀，請求保留趙宋皇室，其第二狀指出，「國主〔欽宗〕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已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奸臣，及國王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至違盟失信，上干國典」，請求金人「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効」。靖康二年(1127)二月八日，金人在東西朵樓榜云：「別立賢人，以王滋土。」結果，「都人慟哭」。十日，「百官軍民於南薰門泣告，乞存立趙氏」，皆不得要領。⁴⁵

³⁸ 《會編》，卷六五，頁十五下。

³⁹ 《大金弔伐錄校補》，〈又書〉，頁206。

⁴⁰ 《辯誣筆錄》，卷一，頁87。

⁴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26。

⁴² 參見拙文〈從「帝姬和親」到「廢立異姓」——北宋靖康之難新探〉，《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6年9月)，頁1–46。

⁴³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667。據其他史書記載，徐揆因上書宗翰為金人所殺。參見《要錄》，卷十，頁30。

⁴⁴ 《要錄》，卷二，頁39。

⁴⁵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五，頁1627，1635，1640。

既然勸諫無效，一些文官武將就採取軍事手段企圖挽回局勢。城破後，金兵下令縱火屠城，何桌率領百姓與金兵巷戰，以致金人「斂兵不敢下，仍偽倡和議，人心稍安」。⁴⁶ 後來，欽宗被金人扣押，遲遲未歸，城內一片恐懼，「有金人下城虜掠者，亦為百姓掩殺甚多」。⁴⁷ 為營救徽、欽二帝，統制官吳革聯絡在外將領，「內外相應，夾攻城寨」，「又與監察御史張所、吳給、馬伸、文林郎吳結日夜同謀」，「又引太學諸生吳銖、朱夢說、徐偉等數十人與參謀議」，結果「附者益眾，使臣效用數千人、勇士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最終，范瓊假裝與之謀，「悉令棄兵，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獲吳革及其兒子，另生擒十餘人，皆斬之。⁴⁸ 吳革起事以失敗告終。

金人決意廢立後，於十日命宋廷交出皇后、皇太子等宗室成員。《靖康要錄》記云：

十一日午後，皇后、太子出門，車凡五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於州橋之南，攀轅號慟，往往隕絕於地。至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大哭，擗蹈於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淚盡，無能哭者。時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虜猶在門下者迫行，不得已而出。⁴⁹

至此，廢立已成定局。金人要宋廷：「請疾早勾集官吏軍民，若並舉張邦昌者，即便連署，各於本銜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⁵⁰

十三日，宋廷召集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朵樓，軍民赴大晟府，僧道赴西朵樓，集議推戴張邦昌。百官齊集後，王時雍「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舉邦昌事說諭軍民」，有太學生對於推戴張邦昌「意殆不然」，被范瓊高聲斥責：「當今為忠不可，只可為孝。」王時雍憂慮百官不願意聯署，「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於是文武數百人以大卷相受，若州縣胥吏書印歷者，略無留滯，不終朝而畢」。⁵¹

然而，亦有士大夫提出異議，「面目嚴冷」的高世庠厲聲說：「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赴他姓，吾乃異議者。」馬伸亦指出：「吾曹職為爭臣，豈可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1090-1155）狀曰：「竊緣自祖父以來，七世事宋，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滅宋而易姓，檜敢盡死以辨其理，非特忠其主也，且

⁴⁶ 同上注，卷十四，頁1419。

⁴⁷ 《會編》，卷七七，頁一下至二上。

⁴⁸ 同上注，卷八四，頁二下；《要錄》，卷二，頁53；《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711。

⁴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五，頁1641。

⁵⁰ 同上注，頁1648-49。

⁵¹ 《要錄》，卷二，頁49；《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五，頁1650。

明兩朝之利害耳！」秦檜議狀後，「即稱疾守本官職致仕」。⁵²結果，秦檜連同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人及其家屬被送往金營。⁵³十五日，王時雍召集百官作〈推戴表〉，由王紹草擬，推戴張邦昌一事已成定局。

金人原想擁立司馬光(1019–1086)的後人司馬朴。「初朴至，金賊問其姓名。朴云：『姓司馬氏。』賊云：『得非司馬相公之後乎？』朴曰：『乃之祖。』賊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欲立，朴曰：『吾祖有大功德於前朝，朴不才，誤蒙朝廷任使，安可作此，以累吾祖之德，朴有死而已。』遂立張邦昌」。⁵⁴由於司馬朴堅拒，金人只有選擇張邦昌。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元符三年(1100)以甲科及第，⁵⁵為人「膽小、怕事」。⁵⁶歷任瀛州教授、校書省正字、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給事中、禮部侍郎、翰林學士等，宣和元年(1118)除尚書右丞、左丞，中書侍郎，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太宰兼門下侍郎。⁵⁷

金兵圍城期間，張邦昌與康王趙構一同出使金營，為金人所知，遂決定以他為新君。張邦昌本不欲接受金人推戴，但同僚勸諫他「宜從權，他日相公為伊尹、為王莽皆在相公」。⁵⁸後來，他欲一死以明志，同樣為同僚勸阻，以為「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⁵⁹據趙鼎所說，張邦昌獲知金人立其為帝後，其「辭之甚哀切，以至號慟絕絕仆地，扶歸帳中，不復食」，但金人「遣甲士百餘人，路刃相向，且幹開口，灌以粥飲，而邦昌終不從」。⁶⁰結果，他還是在金人強逼下接受冊立。

王稱在《東都事略》評論：「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納政孟后、歸璽康王，其心亦可見矣！」⁶¹然而亦有宋人並不認同張邦昌僭位只為「救一城生靈」的說法，例如施德操即認為：「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當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

⁵² 《要錄》，卷二，頁49，52；《會編》，卷八十，頁六上至六下。據朱希祖考證，「秦檜乞立趙氏狀，以《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所引為最完備，《東都事略》張邦昌傳所引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所引，雖皆同出一源，然多刪改」。參見朱希祖（編著）：《偽楚錄輯補》（臺北：正中書局，1955年），頁11。

⁵³ 《要錄》，卷二，頁53。

⁵⁴ 《會編》，卷九六，頁三下至四上。

⁵⁵ 同上注，卷一〇五，頁八下。《中興姓氏錄》記載張邦昌代表北宋出使高麗，而高麗王卻剛剛駕崩。高麗國人竟「權立邦昌為國王」，後為北宋召回。然而，據朱希祖考證，張邦昌出使高麗確有其事，但擔任高麗國王則未知何所據。參見朱希祖：《偽楚錄輯補》，頁2。

⁵⁶ 《會編》，卷九二，頁四上。

⁵⁷ 《東都事略》，卷一二二〈張邦昌傳〉，頁一。

⁵⁸ 《會編》，卷八三，頁九下。

⁵⁹ 《東都事略》，卷一二二〈張邦昌傳〉，頁三。

⁶⁰ 《辯誣筆錄》，卷一，頁90。

⁶¹ 《東都事略》，卷一二二〈張邦昌傳〉，頁七。

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可見張邦昌僭位在歷史上引起一定爭議，⁶²這個爭議延續至近代，例如陳登原在《國史舊聞》認為「邦昌他事，今不具錄，博文雖為曲加掩蓋，然亦不能掩其罪惡之面目，此亦漢姦甚不可為之據」。⁶³近年來，史學界對張邦昌的評價逐漸轉變，何忠禮、徐吉軍在《南宋史稿》認為「種種事實證明，他的這番表白確實並非飾詞，稱帝是被迫的」。⁶⁴後來，何忠禮在《南宋政治史》再次重新評價張邦昌，認為「從歷史上看，張邦昌力主向金人屈膝投降，固然應該受到譴責，但他的一時『僭逆』，卻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⁶⁵無論張邦昌是被迫僭位，還是真的想當皇帝，他的下場確是悲慘的。

三月一日，金人以「鐵騎」護送張邦昌入城，「及門而返」，宋將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⁶⁶張邦昌入城後，「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禮，見之於南薰門下。邦昌下馬，相揖入幕次，請從官就坐」，張邦昌即厲聲曰：「誰為此謀，公等各為妻子計，乃欽真邦昌赤族之地也。」結果，「諸人惶恐無對，乃請邦昌居尚書省」。⁶⁷二日，金人逼令宋廷三天內必須擁立張邦昌，否則「下城盡行焚戮」，並聲言「先戮大臣」，再「縱兵洗城」，以致「都人震恐，有自殺者」。⁶⁸七日，金人正式冊立張邦昌，冊文云：「張邦昌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⁶⁹張邦昌即位後，「傳指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⁷⁰下令「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朕，不稱聖旨」，「至於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⁷¹張邦昌上述的舉動說明他內心強烈的畏懼心態，足見張邦昌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接受金人冊立的。

建炎元年(1127)五月，高宗問宰相黃潛善(1078-1130)該如何處置張邦昌，黃回答說：「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高宗接著說：「朕欲馭以王爵，使異時金人有詞，則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張邦昌遂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可見高宗將張邦昌

⁶² 施德操(撰)、王根林(校點)：《北窗炙輠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上，頁3310。

⁶³ 陳登原：《國史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冊，頁390。

⁶⁴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政治·軍事·文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

⁶⁵ 何忠禮：《南宋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2。

⁶⁶ 《要錄》，卷三，頁63。

⁶⁷ 《辯誣筆錄》，卷一，頁89。

⁶⁸ 《會編》，卷八三，頁九下；《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705；丁特起：《靖康孤臣泣血錄》(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張豫誠刻本影印，1996年)，頁四二上。

⁶⁹ 《會編》，卷八四，頁五下。

⁷⁰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717。

⁷¹ 《要錄》，卷四，頁105。

視為自保的一隻棋子。隨著金人威脅減低，張邦昌的利用價值大減，高宗先是將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流放潭州，繼而派遣馬伸持詔迫令其自縊。張邦昌「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共迫之，乃登平楚樓而縊」，時年四十七。⁷²

然而，有記載指張邦昌被賜死並非因為僭位之事，而是因為他與宋廷後宮妃嬪有染。王明清《揮塵錄》指出，「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憐之，小故出嫁為都人聶氏婦。上即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以其嘗為民妻，無所稱，但以『彭婆』目之，呼為『聶婆婆』，實未有年也。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逮二聖北狩，彭以無名位，獨得留內庭。虜人強立邦昌僭位之後，雖竊處宸居，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服御之屬，未始易也；寢殿之邃，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擁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復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猶能卻，彭呼二三宮人力挽而穿之，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寧殿，使宮人之刈色者侍邦昌寢。邦昌既醒，皇恐而趨，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無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⁷³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認為高宗「由是深罪邦昌，有誅之之意矣」。⁷⁴

張邦昌僭位後，開封士大夫面對著改朝換代的大變局，究竟如何自處？據載當時「百官皆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獨王時雍、吳玠、莫儔、左言、范瓊等人「欣然若有所得」。王時雍更經常以「陛下」稱呼張邦昌，結果被張邦昌叱責。⁷⁵至於城中大臣，「如唐恪、曹輔、王時雍、呂好問、吳玠、莫儔、徐秉哲、邵溥、謝克家、孫覲、汪藻、胡交修、詹義、李會、李熙靖、李擢之徒，或乏節求存，或叛為賊用，或乘勢為姦利，或託疾病而不出，或緘默坐視」。⁷⁶他們的行徑備受宋人批評。

李綱認為：「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明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為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⁷⁷呂中也指出：「惟張叔夜一人帥師入衛，其後北邊卒不入其境，不食其粟。惟吳革一人，欲出兵與之決勝，其後謀起義兵，卒為范瓊所

⁷² 同上注，卷五，頁118；卷九，頁224。

⁷³ 王明清：《揮塵錄》（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餘話〉卷二，頁237；《揮塵錄》，〈後錄〉卷四，頁103。但是，據李心傳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注云：「案史及李綱《建炎進退志》所書，乃李氏事，首尾甚詳。明清所云，疑姓氏或誤，姑附著此。」（卷三，頁75）另據朱希祖《偽楚錄輯補》的考證，「李氏彭氏，情節各異，似為二事，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及《宋史》叛臣傳，皆合二事為一事，以福寧殿事歸之李氏，《要錄》且謂明清所云，疑姓氏或誤，徵之宋官文書，惟李氏決脊降配，如有彭氏，豈可同罪異罰，《要錄》之言是也」（頁35-36）。

⁷⁴ 《要錄》，卷七，頁192。

⁷⁵ 同上注，卷三，頁67，75。

⁷⁶ 《會編》，卷八七，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⁷⁷ 同上注，卷一〇五，頁十一下。

殺。惟劉韜與太學生徐揆二人死于虜營，惟李若水罵賊而死。他日尚忍言哉？嗚呼！」⁷⁸陸游(1125-1210)評論云：「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綦、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為有人也。」⁷⁹金人亦感歎：「大遼之破，死義者以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⁸⁰

當時不少大臣都選擇逃避現實。唐恪向諸子說：「吾為大臣而國家至此，何以生？乃仰藥而死。」李熙靖被張邦昌任為權直學士院，但他「力拒之，至以憂憤廢食，疾且篤」，後卒。譚世勳被張邦昌任為直學士院，但他「堅臥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已」，不久亦卒。秦檜「為議狀已，即稱疾守本官致仕」；吳懋同樣是「稱疾求罷」；喻汝礪「掛衣冠去」；徐俯則「對王時雍大呼慟」，然後「掛冠而去」；吳給、朱震、王庭秀同樣選擇致仕。胡寅、張浚、趙鼎則「相率逃太學中以避亂」。⁸¹

另外一些士大夫則倚仗金人作威作福。洪芻「分詣懿親番衍宅諸妃嬪位，所至與宮人飲，又頗匿餘金以自奉」；王及之「至沂王府，遂坐番衍宅門罵諸王」；張卿材、陳沖「同幹辦總領起發懿親宅物色」，兩人「至徐王府，日呼宮人飲酒歌笑」。最令百姓不齒的是，一些士大夫協助金人逼迫趙宋皇室。「大抵往來議事者，开、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王時雍原為西蜀的「圖利小人」，人稱「三川牙郎」，結果與吴开、莫儔一樣被開封士民譏為「賣國牙郎」。⁸²城破後，「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有小崔才人與徽宗幼子廣平郡王趙榕榑藏匿民間近五十日，最終「為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為此，陸游憤然說：「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⁸³無可否認，開封士大夫為國殉難者不多，但甘心事貳主的畢竟只有少數。⁸⁴一些士大夫甚至暗地裏為宋廷復辟努力，例如呂好問既沒有以

⁷⁸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十五，頁962。

⁷⁹ 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六，頁74-75。

⁸⁰ 《要錄》，卷二，頁56。

⁸¹ 同上注，頁52，61；卷三，頁73；《東都事略》，卷一〇八〈唐恪傳〉，頁三上；卷一〇九〈李熙靖傳〉，頁八上；卷一〇九〈譚世勳傳〉，頁九上。徐俯「居城中，買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之」。參見《要錄》，卷三，頁72。

⁸² 《要錄》，卷二，頁59；卷三，頁80；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7年)，卷三十，頁九八上。吳、莫二人皆與秦檜有舊，「秦會之為小官時，开在禁林，嘗封章薦之」，秦檜「繇此進用」。南宋時，秦檜拜相，「遂放二人逐便」，但吴开「內自愧作，不敢還里，卜居于贛上」。參見《揮塵錄》，〈餘話〉卷二，頁318。

⁸³ 《老學庵筆記》，卷一，頁6。

⁸⁴ 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載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頁31。

死殉國，也沒有像王時雍等甘心為金人辦事，正如他後來所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⁸⁵城陷以後，呂好問「出入仍舊，頗形憂懼」，⁸⁶「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⁸⁷而且參與吳革迎救徽、欽二帝的行動。⁸⁸《宋史》論曰：「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⁸⁹王稱認為他「以三世輔相，當以扶趙氏為己任」，⁹⁰王明清甚至認為「反正之功，蓋出於呂舜徒」。⁹¹由此可見，開封士大夫面對國破家亡，亦有其積極處世的一面。

總的來說，大部份開封士大夫或稱疾求去，或掛冠而去，更多的是選擇致仕。這股致仕風氣延續到南宋初年。南宋建立後，「士大夫避事求退者眾」，以致高宗要「詔文武臣僚，非疾病危篤，及篤疾廢疾不能任職者，無得求陳乞致仕」，⁹²以遏止這股致仕風氣。由此可見，開封城陷及改朝換代對士大夫所產生的震盪不可謂不大。

城陷後的開封老百姓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描述開封的繁華景象云：「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⁹³城破後卻是另一番景象，「自帝豪塵以來，京城無君四十餘日，無監國、三省者半月，家家毀器皿、屋室充薪，日辦糠粃及敝衣，恐隨主遷徙」。⁹⁴呂本中的〈城中紀事〉詩為我們了解城破後城內的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昨者城破日，賊燒東郭門。中夜半天赤，所憂驚至尊。是時雪政作，疾風飄大雪。十室九經盜，巨家多見焚。至今馳道中，但行胡馬群。翠華久不返，魏闕連妖氛。都人向天泣，欲語聲復吞。」⁹⁵隨著金人撤兵，開封各個城門才

⁸⁵ 《宋史》，卷三六二〈呂好問傳〉，頁11332。

⁸⁶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712。

⁸⁷ 《要錄》，卷三，頁77。

⁸⁸ 同上注，卷二，頁53。

⁸⁹ 《宋史》，卷三六二〈呂好問傳〉，頁11332。

⁹⁰ 《東都事略》，卷一二二〈張邦昌傳〉，頁四上。

⁹¹ 王明清《揮塵錄》指出：「張邦昌為虜人所立，反正之功，蓋出於呂舜徒。呂氏自敘甚詳，不復重紀。啟其端者，堂吏張思聰也。應天中興，思聰已死，詔特贈宣教郎。思聰字謀道，知書能文，嘗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於省中者，然亦不振。」（〈後錄〉卷四，頁102）按張思聰應為門下省錄事，他曾與呂好問募得效用李進持蠟書往元帥府。參見《要錄》，卷二，頁54。

⁹² 《要錄》，卷五，頁134。

⁹³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序〉，頁4。

⁹⁴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688。

⁹⁵ 呂本中：〈城中紀事〉，收入《全宋詩》，第28冊，卷一六一五，頁18135-36。

再次開啟，被金兵圍困半載的開封也得以解困。⁹⁶但是，經過宋金兩軍激烈的戰鬥以及金人嚴厲的封鎖，開封已經失去昔日的繁華景象，變成一個百孔千瘡、餓殍滿城的廢墟：「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惱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⁹⁷由此可見，宋金戰事對開封及其周邊地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並影響到開封日後的發展。

開封淪陷後，金兵向城內百姓買酒，百姓竟「持溲水與之」。更有軍民要求開封留守司分配「軍器以備緩急」，為留守司拒絕後就「相率私造」。留守司怕他們生事，竟然緝捕「鼓唱者李寶等十七人，戮於市，梟其首」。⁹⁸可見開封老百姓對金人的反感。然而，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他們能否存活下去，也就是安全問題和溫飽問題。筆者總結出開封老百姓要面對四個主要難題，那就是治安、天氣、糧食、疾病。

一、治安不靖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陳州門，「鵝車、洞子、雲梯、矢石如雨」，⁹⁹至午時金兵登城。城破以前，城內已瀰漫著一片恐慌的氣氛：「士庶奔逃，城東之人徙于城西，城西之人徙于城東，狂行交錯，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保守，至有全家投陷奔，或全家自縊自焚者。……雖貴戚之家，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紙被，取類丐者。」治安更是不靖，「放火劫掠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兵革惱惱」，以致「白晝無人行」。¹⁰⁰可見城破前，城內老百姓已經要面對嚴峻的治安問題。

城破之初，「文武官蹂踐及踰城死亡者甚多，官軍約十七萬，潰散幾盡」。後來，「金人盡得四壁，城上火益熾，百姓扶攜，荒擾如初」。¹⁰¹《避戎夜話》的作者在城陷當日，「逃難於鄉人王升卿舍館」。¹⁰²金兵「虜掠城中，凶豪小人導引金人於坊巷劫掠、放火，大擾，人民遷徙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水陷溺死、老弱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縊者，亦有赴火死者」。¹⁰³為免受金兵凌辱，「婦女以灰墨塗面，百計求生」，甚至「自毀形容，或入井，或自縊，半死半活而棄在旁者不可勝數」。¹⁰⁴可見城破之初，城內一片混亂。

⁹⁶ 《會編》，卷九一，頁八下。

⁹⁷ 《要錄》，卷六，頁160。

⁹⁸ 《要錄》，卷一，頁32。

⁹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三，頁1389。

¹⁰⁰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57，158。

¹⁰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36，1419。

¹⁰² 《避戎夜話》，頁187。

¹⁰³ 丁特起：《靖康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學津討原》本，1995年），頁一五。

¹⁰⁴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25，1430。

儘管金兵將領頒令嚴禁士兵搶掠，但這些軍令只是一紙空文，對城內百姓而言，並無保障。¹⁰⁵金兵在曹門外「下城剽虜」，甚至有組織地搶掠：金兵以數十人為隊，「擅下城，執弓箭鎗刀於貴家富室劫金帛、馱馬、子女」。又四處縱火，「焚雲騎橋、明達皇后、孟昌齡等宅、神衛營、藍從宅，沿燒數千間」，待漏院、登聞鼓院、樞密院、寶籙宮則「窗檻皆決壞」，¹⁰⁶「尚書省大火，燒禮祠、工、刑、吏四部」，以致要「擲尚書省牌火中，禳之乃息」。¹⁰⁷老百姓眼見東南面起火，便爭相逃往城的西北面，逃難期間「悲哭不止，幼稚棄於河者益多」。¹⁰⁸

除金兵外，潰散的宋兵亦成為城內治安的嚴重威脅。這些潰兵四處擄人搶劫，「軍兵輩乘時劫掠，橫屍滿道，或持器甲於後巷居民家脅取柴米酒食」，¹⁰⁹令城內百姓惶恐不安。他們在高后宅第擄掠婦女至七十餘人，連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的妻子亦被擄去，被迫以黃金百兩贖回妻子。¹¹⁰城中的「不逞之徒」看中百姓懼怕金兵的心理，「有髡首易衣，偽為番人而剽掠者」，被金人稱為「南大伯犯法」。¹¹¹為遏止軍民偽裝金兵四處劫掠，欽宗於十二月七日頒下聖旨：「諸軍偽作蕃裝劫財物者，限十日贖贓自首，與免罪。仍令五家為保。」十六日再頒下聖旨：「凡虜財物不自首為獲者，族誅；近鄰不首，準軍法。軍人作過，統制官不覺察，除名勒停。」¹¹²可見城內治安愈來愈差。

城內老百姓除了被金兵、宋兵以至流氓搶劫金銀錢帛外，他們更成為金兵擄掠的對象。據《燕人塵》記載：

天會時掠致宋國男、婦不下二十萬，能執工藝自食力者頗足自存。富戚子弟降為奴隸，執炊牧馬，皆非所長，無日不撻鞭撻。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婦女分入大家，不顧名節，猶有生理；分給謀克以下，十人九娼，名節既喪，身命亦亡。鄰居鐵工，以八金買娼婦，實為親王女孫、相國姪婦、進士夫人。甫出樂戶，即登鬼錄，餘都相若。¹¹³

¹⁰⁵ 《大金弔伐錄》記載：「二十五日，大軍自南壁登城。元帥傳令，不得輒下城縱掠。」參見《大金弔伐錄校補》，〈天會四年冬，元帥伐宋，師次高平，先遣烏凌噶思謀天使入汴致書，至五年二月六日廢宋主桓為庶人實錄〉，頁499。

¹⁰⁶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26，1430。

¹⁰⁷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64。

¹⁰⁸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26。

¹⁰⁹ 《會編》，卷六九，頁五上。

¹¹⁰ 同上注，卷七十，頁十三下。

¹¹¹ 同上注，頁十三下至十四上。

¹¹²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56，1474。

¹¹³ 確庵、耐庵（編）、崔文印（箋證）：《靖康稗史箋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呻吟語》引《燕人塵》，頁199。

史稱遭金人擄掠的「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萬」。¹¹⁴令人不齒的是，幫助金人擄掠百姓的開封府官吏竟「亂取人口，攘奪財物。自城中發赴軍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計，然後扶老攜幼，竭室以行，親戚故舊，涕泣敘離別，相送而去，哭泣之聲，偏於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絕」。¹¹⁵可見當時金人虜掠城內百姓數量之多、範圍之廣，上至王孫公子，下至技藝百工，都不能幸免。

城內老百姓即使避過金人的虜掠，亦要面對城內惡劣的生存環境。金兵攻佔開封後，立即封鎖各個城門，並由金兵嚴密把守，以防宋廷跟外界特別是各地勤王軍聯繫，故「朝廷遣人每出，金人必搜索蠟書」。¹¹⁶就連老百姓亦嚴禁出入，並「於城上悉栽松柏及皮籬巴，覆以棘芒」，¹¹⁷完全隔絕開封與外界的聯繫。開封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孤城」。

二、氣候嚴寒

治平年間(1064–1067)，「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¹¹⁸可見開封對薪炭需求之大。金兵進攻開封時，正值冬季，天氣十分寒冷。「初，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¹¹⁹

呂本中有多首詩提及開封下大雪：「北風且莫雪，一雪三日寒。」「雪泥春既融，曉日初破霧」。「是時雪政作，疾風飄大雲」。「明日開門雪到簷，隔牆更聽鄰家哭」。¹²⁰不少文獻記載城破後，開封下著大雪，「雨雪不減」。¹²¹「自(十一月)十三日雪作，次年二月一日方晴」。「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至十二月、正月、二月，盡皆大風雪，連月不止，略無少異，天道竟何如哉」。¹²²「自帝豪塵以來，雪雨不止」。¹²³

從附表二可見欽宗在位時開封天氣嚴寒，經常下大雪。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二日，欽宗下令開啟戴樓門，准許百姓將城門外的柴炭木植等搬到城內販賣。¹²⁴十三

¹¹⁴ 《要錄》，卷四，頁92。

¹¹⁵ 《會編》，卷七七，頁十一上。

¹¹⁶ 同上注，卷七一，頁八上。

¹¹⁷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1455；卷十五，頁1553。

¹¹⁸ 《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頁4253。

¹¹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三，頁1329。

¹²⁰ 呂本中：〈守城士〉、〈城中紀事〉、〈兵亂寓小巷中作〉、〈圍城中故人多避寇室鄰巷者雪晴往訪問之坐語既久意亦暫適也〉，收入《全宋詩》，第28冊，卷一六一五，頁18134–36。

¹²¹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十五，頁954。

¹²²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二，頁1270；《避戎夜話》，頁191。

¹²³ 《會編》，卷七六，頁十上。

¹²⁴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三，頁1353。

日，欽宗頒詔：「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¹²⁵十六日，欽宗再下令開啟萬勝門、戴樓門，「縱民採樵」。當時宋金兩軍正在戰鬥之中，百姓出城搜集柴薪等物資要冒一定的風險，金兵就曾「掩殺運柴百姓入河」，幸得宋將「范瑗以兵救之」。¹²⁶由此可見，在嚴寒天氣下，炭、柴、薪等對城內百姓是何等的重要，否則他們不會冒著被金兵截殺的危險而出城搜集。二十五日，金兵「乘雪攻城愈急」，¹²⁷開封就在這個「大風雪」的日子被金兵佔領了。

寒冷的天氣令城內柴薪的消耗加快，城破後金人封鎖城門，令城內柴薪補充出現困難。十二月十六日，欽宗請求宗翰「開諸門令細民樵採自給」，但為宗翰拒絕，說：「且令拆屋燒。」欽宗惟有下旨，准許百姓「於艮嶽採花亭樹為薪」，但百姓因爭奪而死者多達千餘人；¹²⁸又「毀官屋，賣薪以濟民」。二十二日，開封「大雪盈尺」，欽宗頒詔：「風寒大雪，小民缺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結果卻是「百姓爭往焉，以千萬計，多為軍兵擅之」。欽宗又准許百姓拆毀萬歲山的屋宇為薪取暖，同樣是「軍民奔赴，互相攘奪」，金人使節竟以嘲笑的口吻說：「使民相爭，則強者得弱者失，兼又墮壓致損人命，何為不命官折以散之？」結果，「伴食者唯唯無對」。¹²⁹二十四日，宋廷又「毀拆高俅、楊戩第宅出賣充薪」。¹³⁰可是，柴薪仍舊供不應求。

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宗被扣押在金營時傳旨：「細民雪寒不易，仰孫傅多方措置存恤。」指示孫傅要設法保障百姓度過寒冬。後來，他再頒下詔書撫慰百姓：「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雪連日，薪糧缺乏，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米，庶幾少濟。」於是，宋廷在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設置四個賣場，以「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的低價，出賣柴米予百姓，以紓民困。¹³¹

金人佔領開封後，實行封鎖政策，嚴禁城內百姓出入，導致物資無法流通，從而缺乏足夠的炭、柴、薪等供應給城內百姓度寒冬之用。據《靖康要錄》記載，直至四月二日晚，金兵全部撤出開封後，城內百姓才「稍稍出城樵採」。¹³²

¹²⁵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53。

¹²⁶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三，頁1363，1355。

¹²⁷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55。

¹²⁸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72，1479。

¹²⁹ 《會編》，卷七二，頁十二下、十三上；卷七三，頁八上。

¹³⁰ 同上注，卷七八，頁四下；《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82。

¹³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五，頁1580。

¹³² 同上注，卷十六，頁1794。按：金人撤兵頗為倉促，因為「見四方勤王者大集故也」，以致「營中遺物甚多」，「朝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物及至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藉泥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府庫蓄積，自一旦掃地」。參見《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792。

三、餓殍滿城

淳化二年(991)，太宗(976–997在位)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¹³³可見開國之初，開封人口眾多。周寶珠估計，北宋開封人口最多時達一百五十萬左右。¹³⁴為了得到充足的糧食和物資供應，以養活開封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早在北宋初年，朝廷已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漕運系統。據《宋會要》記載：「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平興國六年(981)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¹³⁵可見開封依賴江淮地區運送糧食物資，以維持龐大的人口。靖康元年冬季，開封第一次被金兵圍困，致使漕運不通，糧食以及各項物資無法輸送到城內，響起了糧食供應不足的警號。¹³⁶

據《雞肋編》記載，「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雨，所損十八」。¹³⁷可見靖康元年麥的收成甚差，以致影響供應。金兵首次圍城時，李綱組織前、後、左、右、中共五軍守衛城池，其中前軍負責駐防東水門外，負責保護延豐倉。倉內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賴之以濟」。¹³⁸金兵移駐城外西北牟駝岡。據記載，牟駝岡地勢「隱然如沙磧，三面阻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監牧馬之所，芻豆山積」。¹³⁹可見當時開封城外儲存有一定數量的糧食，但金兵圍城後，內外隔絕，城外糧食根本沒法送到城內。天災加上人禍，令開封糧食供應更加緊缺。

金人佔領開封後，馬上搜刮城內各種物資，其中以金銀的搜刮最急。為此，宋廷下令御史臺抄錄「自宰相已下，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司追呼」，以致「禁繫枷拷不可勝計」，「百官富豪之家，捶楚催督哀怨之聲，不忍聞耳」，¹⁴⁰並「曉諭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資，赴府送納；如敢隱匿窖埋，諸色人許陳告，三分支一充賞，犯人重行發配。知情藏寄之家依」。靖康二年二月三日，「樂工、醫官等家屬出城，虜取囊篋視之，有金帛未輸者，大怒，仍復大索」。¹⁴¹當

¹³³ 《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頁2317。

¹³⁴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頁348。

¹³⁵ 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1957年)，食貨四六之一，頁5604。

¹³⁶ 鄧肅(1091–1132)：《栢欄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73年)，卷十二〈辭免除左正言第十六劄子〉，頁二六下。

¹³⁷ 莊綽(撰)、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上，頁18。

¹³⁸ 《會編》，卷二八，頁五下。

¹³⁹ 《靖康要錄箋注》，卷一，頁128。

¹⁴⁰ 《會編》，卷七四，頁五下至六上、十下。

¹⁴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61；卷十五，頁1605。

時城內有王文昌者致書全城百官、貴戚以至士庶之家，指出：「金國攻破京城，幸其斂兵不下。當是時，若使之縱兵大掠，則子女、玉帛皆為所有。加之困在圍城，以糧米為命，而金銀表段不能食，若使遷延歲月，城門不開，雖欲留之，亦無所用。公等猶守既破之城，惜已棄之物，又何愚昧之甚耶。」¹⁴²可見當時城內糧食嚴重不足，故王文昌請他們盡快將金銀交出，以滿足金人需索，讓他們盡快退兵，令城門再開，從而解決糧食問題。

有宋廷內侍向宗翰建言：「今城中百姓乏食，家家急欲得米，試令開場，以米麥出糶，許以金銀博易，便可見其有無之實。」宗翰採納這個意見以試探城內士民是否藏有金銀：「粘罕從之。下令開封府開場糶米，又以官錢高價收買，置十數場。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五貫五百文；金每兩博米四斗，銀每兩博米一斗。時百姓固藏金銀，見後金人無去意，城中糧乏，惟憂餓死，又爭以易米麥。」結果，竟有「貧民兵卒以十餘錠金易數石麥者」，故宗翰等「愈疑多有藏匿」。¹⁴³以上兩則資料都跟金人搜刮金銀有關，但同時反映出當時城內缺糧的實況。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張邦昌致書金人，請求他們免徵催金銀：「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殍之多，顧撫養則無資以厚其生，欲賑給則乏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刎、縊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不久又再致書金人：「今見京城百姓自前宋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憂疾，餓死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¹⁴⁴當然，金人並沒有理會張邦昌的乞求。

除了金銀財帛等貴重物品外，金人亦搜刮城內各種資源，包括米和麪等食物，以及牛、馬、騾等牲口。

金兵第一次圍城期間，欽宗派遣鄭望之等跟金人談判，金人提出的條件之一是宋廷向金人提供牛馬萬匹。鄭望之曾向金人使臣三寶奴反映說：「即見得城內有馬不多，耕牛盡在城外民間，城中所有，多是宗室國戚人家養三兩頭，牽駕座車子。」但在旁的郭藥師說：「侍郎不須如此說，且送得七八分來。」¹⁴⁵金兵第二次圍城期間，宋金雙方再次談判議和條件，金人提出的條件之一仍是大量牲口。據〈宋主遣報謝使副回書〉記載：「騾已納六百頭，馬五百四十七匹外，餘皆尪瘠瘦疲，素不養在城中。縱有馬千餘，亦乞留為禁衛。事至今日，豈敢不從？」¹⁴⁶

¹⁴² 《會編》，卷七四，頁十三下。

¹⁴³ 同上注，卷八三，頁四上至四下。

¹⁴⁴ 同上注，卷八五，頁八上至八下；卷八六，頁六下至七上。

¹⁴⁵ 鄭望之：《靖康城下奉使錄》，收入李德輝（輯校）：《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年），頁329。

¹⁴⁶ 《大金弔伐錄校補》，〈宋主遣報謝使副回書〉，頁193-94。

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金人再向宋廷需索馬一萬匹。《三朝北盟會編》記云：「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匹，開封府揭榜示云：『自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並行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在京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許留一匹，得七千餘匹，盡送軍前。』」¹⁴⁷結果，城內馬匹幾全為金人搜索殆盡，「士民止跨驢乘輜，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群空矣」。¹⁴⁸九日，金人又向宋廷需索米、麴各千石。¹⁴⁹靖康二年正月三十日，「金人又索諸人物」，其中包括「米五百石、大牛車一千」。¹⁵⁰二月十八日，金人再向宋廷需索「車牛千兩」。¹⁵¹金人對稻米和牲口的搜刮，令城內糧食供應更加左支右絀。金人首次圍城時，已經因為「圍閉旬日」，以致「城中食物貴倍平時，窮民無所得食，凍餓死者藉於道路」。¹⁵²金兵第二次圍城，城內糧食供應更為不足，物價大幅提升，情況略見以下記載：

(一) 京城被圍半年，斗米二千餘，羊肉斤七千，猪肉四千，他物稱是。細民雖賴官賣柴米自給，然餓殍不可勝數。

(二) 京城被圍半年，至是斗米二千、斗麥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斤四千、驢肉一斤二千五百，魚亦如之。醬一斤五百、油一斤一千八百。他物稱是。細民賴官賣柴米稍能給，然餓殍不可勝數。

(三) 自城破後，物價大貴：米升三百，猪肉一斤六貫，羊肉一斤八貫，牛、馬肉至二萬，亦無得者。街巷有病氣未絕者，俄頃已被剔剝，雜諸牛、馬肉賣之。菜蔬已盡，惟取軟者啗之。至蕃賊去盡，乃稍平復。

(四) 自帝蒙塵以來，雪雨不止，物價日翔：米斗一千二百、麥斗一千、驢肉一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今不復有也。小民於池中取魚藻五味，芼之以賣，貓犬幾盡，游手凍餓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藉。

(五) 城中凍餓死者不可勝計，米麥至二十四貫，一斗肉一斤兩貫三百，菜數莖三四百文。今城已開，門外殘破并無居人，二麥已熟，無人收割，勤王之師已有劫掠。

¹⁴⁷ 《會編》，卷七二，頁一上。

¹⁴⁸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62。金人搜括城內馬匹後，准許百官乘輜：「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勘會百官馬既根括殆盡，不可徒行。今檢政和三年〔1113〕大雪例許乘輜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門。」參見《會編》，卷七三，頁五上。

¹⁴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58。

¹⁵⁰ 《會編》，卷七八，頁四上。

¹⁵¹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678。

¹⁵² 《會編》，卷三十，頁八下。

(六) 城內疫死者幾半，物價踴貴，米升至三百，豬肉斤六千，羊八千，驢二千，一鼠亦直數百。道上橫屍，率取以食，間有氣未絕者，亦剝剔以去，雜豬、馬肉貸之。蔬菜竭盡，取水藻芼之以賣。椿槐方芽，採取唯留枯枝。城中貓犬殘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籍。

(七) 蔬菜絕少，虜人據城擷菜，與市人貿易，雖價高而易得。至是，椿槐採亦盡，餘枯枝爾。

(八) 蔬菜竭盡，取水藻芼之以賣。椿槐方芽，採取唯留枯枝。

(九) 菜蔬已盡，惟取軟者啗之。¹⁵³

從以上九則資料可以想見當時城內缺糧情況之嚴重，而且物價不斷提升，例如豬肉一斤從「三千」、「四千」升至「六千」，驢肉一斤從「一千五百」、「二千」升至「二千五百」，羊肉一斤從「四千」、「七千」升至「八千」。三種肉類以羊肉價格為最高，這是因為宋人視羊肉為貴重食品，《東京夢華錄》、《夢粱錄》記載開封以羊肉為食材的菜餚就多達四十餘種。¹⁵⁴ 宋廷曾通過河北樵場買入「契丹羊數萬」，又「自占國賣羊六十口，供御廚」。¹⁵⁵ 真宗說：「御廚歲費羊數萬口。」¹⁵⁶ 熙寧十年（1077），宋廷御廚消耗羊肉多達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兩，但只消耗豬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¹⁵⁷ 可見北方人肉食以羊肉為主。

羊肉外，豬肉亦是開封百姓的主要肉食，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因為南薰門與皇宮大內相對，所以禁止「尋常士庶、殯葬車輿」經由此門出入，「唯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止數十人驅逐，無有亂行者」，證明當時開封百姓食用豬肉數量必定不少。¹⁵⁸ 米、麥、肉、醬、油外，蔬菜的供應同樣非常緊張，已經到了竭盡的程度。事實上，糧食供應不足會引發另一個問題：疾病。這在下文將有詳細討論。

¹⁵³ 以上史料分見：(一)《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777；(二)《會編》，卷八七，頁二下；(三)《會編》，卷九六，頁十下至十一上；(四)《會編》，卷七六，頁十上至十下；(五)《會編》，卷九九，頁十五下；(六)《要錄》，卷四，頁93；(七)《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777；(八)《要錄》，卷四，頁93；(九)《會編》，卷九六，頁十一上。

¹⁵⁴ 徐海榮(主編)：《中國飲食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卷四，頁136-37。

¹⁵⁵ 《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一之三，頁2854；李裕民：《司馬光日記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72。

¹⁵⁶ 《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一之十，頁2857。

¹⁵⁷ 同上注，方域四之十，頁7375。

¹⁵⁸ 《東京夢華錄注》，卷二〈朱雀門外街巷〉，頁59。

因為糧食特別是肉類供應嚴重不足，所以城內出現販賣人肉及以人肉充飢的恐怖景象。城破以前，城內「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¹⁵⁹城破以後，城內已是「屍橫道路，人爭食之」。自欽宗「出郊以後，百物踴貴，飢餓困乏，剽掠死人，割屍以啖」。¹⁶⁰可見販賣人肉及以人肉充飢的現象十分普遍，以下史料可為佐證：

(一) 是日，民情極皇皇，迫於凍餒，又有剖剝人肉食者，有榜禁戢不止。

(二) 都城自閉後，官糶米凡二十八場，猪肉一斤二貫五百，驢肉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

(三) 二十九日，天陰，稍晴，城中軍民或詐為金人，縱火劫掠，凡捕千餘人，稍止，百姓分其屍，頃刻立盡，自後日日有之。

(四) 是日，萬歲山斫伐者益眾，臺、閣、亭、榭悉毀折，而倉皇之際，臺、榭欹倒，奔逃求出蹂踐至死者百餘人，互相毆擊攘奪而死者又數百人。頃刻倒被剝剔，市井貨人肉者甚多，至是又多有之。

(五) 先自城陷，物價踴貴，迨上出城尤甚，至是城陷已兩月，小民樵蘇不給，餓死道路者以千計，市井所食至於取貓、鼠，甚者雜以人肉，如口皮、馬革、皮筒皆煎燂食用，又取五岳觀、保真宮花葉、樹皮、浮萍、蔓草之類，無不充食。¹⁶¹

以上記載反映出當時城內已經出現吃人肉的情況，人肉甚至像其他肉類一樣在市場有價，但相比豬肉、羊肉、驢肉就賤價得多，一斤只值「八百五十」。吃人肉的現象並不只見於開封城內，同時普遍見於其他地方，例如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而且延續至南宋年間。建炎三年(1129)三月，金兵攻陷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¹⁶²

據《雞肋編》記載，當時「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腊」。紹興年間(1131-1162)，登州范溫率領忠義人歸附南宋，竟「有持〔人肉〕至行在猶食者」，當時稱呼老瘦男子為「饒把火」、婦人少艾為「不羨羊」、小孩為「和骨爛」

¹⁵⁹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58。

¹⁶⁰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28；卷十五，頁1602。

¹⁶¹ 以上史料分見：(一)《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76；(二)《靖康要錄箋注》，卷十五，頁1599；(三)《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四，頁1431；(四)《靖康紀聞》，頁二六下至二七上；(五)《靖康紀聞》，頁四十上。

¹⁶² 《要錄》，卷二一，頁460。

和「兩腳羊」。¹⁶³可見金人佔領開封及其後的軍事行動，對當時北方百姓造成極大的傷害。

宋廷眼見百姓有饑饉之苦，監國皇太子遂下令「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每人粟不過五升、薪不過五斤，以市價比之十分之一二，故赴場糶買者士庶相雜」。後來，欽宗知道城內百姓的困境，命何臬自金營傳詔，「已令廣置場糶米、賣柴以濟飢貧」，於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糶米，許人糶三升，每升六十二文」，並限制「軍人不得入場」及「男女分日」糶米，避免「強者受利而小民惠少」，「民始蘇矣」。宋廷又「籍譚積家貲約白米二千石，豆、粟亦如之，至是委官發糶以濟小民」。¹⁶⁴後來，「戶部支米十萬石，置場博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麵一升五百，驛肉斤三千，菠菜斤六百，他物稱是」。雖然城內百姓「賴官賣柴米自給」，「然餓莩不可勝數」。¹⁶⁵可見宋廷的舉措只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建炎元年秋七月，高宗下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餘悉赴京師。」史稱「舊京師米升三百，及是始平」。¹⁶⁶

四、疾病肆虐

除了凍餒之苦外，城內百姓還受到疫症以及其他疾病的威脅。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記載，當時「城內疫死者幾半」。¹⁶⁷城陷以後，城外墓地「悉遭掘出屍取其棺為馬槽，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以致開封發生了幾次大型疫症，「死者過半」。¹⁶⁸當中某些疾病與某類食物的攝取量不足有密切關係。

缺乏氯和鈉

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蓋自圍閉，諸生困於壘鹽，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數十人者。邦昌具知，乃用撫諭之使，又命選醫官十人，於諸齋日逐看候，人人給藥餌之資」。¹⁶⁹現代醫學研究表明，鹽是人體內氯和鈉的主要來源，每人每天需食鹽20公克，否則會引起肌肉痙攣、頭痛、噁心、下痢等症狀，甚至因心臟衰竭而死。可見當時太學生因為缺鹽而患上各種疾病。

¹⁶³ 《雞肋編》，卷中，頁43。

¹⁶⁴ 《會編》，卷七七，頁三上；同卷，頁十一下；卷七八，頁四下。

¹⁶⁵ 《靖康要錄箋注》，卷十六，頁1688，1777。

¹⁶⁶ 《要錄》，卷七，頁176-77。

¹⁶⁷ 同上注，卷四，頁93。

¹⁶⁸ 《會編》，卷九六，頁十下。

¹⁶⁹ 同上注，卷八六，頁三下。

缺乏維生素 B1

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當時城內許多百姓患上了腳氣病：「多苦腳氣，被疾者不浹旬即死，病目者即瞽。」¹⁷⁰ 例如「太學同人元有六百人，圍閉以來，患腳氣者二百餘人，至今尚有殞者，半為鬼錄」。¹⁷¹

甚麼是「腳氣」？唐代孫思邈《千金方》謂腳氣病「發初得先從腳起，因即脛腫，號為腳氣。深師云腳弱者，即其義也」。¹⁷² 宋人董汲《腳氣治法總要》說明：「汲嘗考諸經，腳氣之疾其來久矣。在黃帝時名為厥，兩漢之間名為緩風，宋齊之後謂為腳弱，至於大唐始名腳氣。其號雖殊，其實一也。」¹⁷³ 明代虞搏《醫者正傳》也指出：「古方名為緩風，由宋元以來呼為腳氣。」¹⁷⁴ 南宋末年，車若水撰《腳氣集》一書，書後有一篇跋說：「咸淳甲戌冬，伯父腳氣病發作時，以書自娛，隨所見而錄，寢復成編，因目曰腳氣集。」可見腳氣病由來已久。¹⁷⁵

腳氣病的成因，據《巢氏諸病源候總論》所說，乃因「江東嶺南，土地卑下，風濕之地，易傷於人。初得此病，多從下上，所以腳先屈弱，然後毒氣循經絡漸入府臟，府臟受邪氣，便喘滿，以其病從腳起，故名腳氣」，¹⁷⁶ 所以董汲認為「北人久在江淮及嶺南宦客，風毒在臟腑，或歸秦中，腳氣發動，亦依淮嶺南法為治」。¹⁷⁷ 可見古代醫家強調南方的土地和氣候是腳氣病的主要成因。

¹⁷⁰ 同上注，卷八七，頁二下。腳氣病起自足部，並會影響身體其他部份，包括眼睛。范家偉比較了《諸病源候論》與現代醫學有關腳氣病的具體臨牀表現，指出兩者已達到相當接近的水平，《諸病源候論》提出「眼濁，精神昏憤」，現代醫學亦認為「眼部視覺神經受損出現問題」，可見腳氣病確實對眼部造成嚴重影響。參見范家偉：〈東晉至宋代腳氣病之探討〉，《新史學》第6卷第1期（1995年），頁165-66。

¹⁷¹ 《會編》，卷九九，頁三下。

¹⁷² 孫思邈（581-682）（撰）、劉更生、張瑞賢等（點校）：《千金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卷七〈風毒腳氣·論風毒狀第一〉，頁110。

¹⁷³ 董汲：《腳氣治法總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7年），卷上，頁一上。

¹⁷⁴ 虞搏（編）：《醫者正傳》（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年），頁208。

¹⁷⁵ 有關中國古代腳氣病的討論，參見范家偉：〈東晉至宋代腳氣病之探討〉，頁155-78；《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33-39；〈從腳氣病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醫學之傳入〉，《中華醫史雜誌》1995年第4期，頁229-32；梁其姿：〈疾病與方士之關係：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載黃克武（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性別與醫療》（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頁177-79；廖育群：〈關於中國古代的腳氣病及其歷史的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年第3期，頁206-21。其中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對此課題做了簡單的研究回顧。

¹⁷⁶ 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7年），卷十三〈腳氣病諸候·腳氣緩弱候〉，頁十四上。

¹⁷⁷ 《腳氣治法總要》，卷上，頁三上。

然而，據現代醫學研究，腳氣病其實同日常食米有關，跟地域和氣候並無太大關係。因為以稻米為主食的國家一般把稻米中富含維生素B1的表皮(穀)打掉，變成白米。¹⁷⁸維生素B1是水溶性維生素，只會人體內停留三至六小時，多餘的就會排出體外，所以必須每天補充，否則會產生維生素B1缺乏症，有可能患上腳氣病。

中國醫學史界普遍同意上述關於腳氣病與食用白米的關係，但近來廖育群對上述解釋提出質疑，並認為古代腳氣病的成因跟重金屬中毒有一定關連。此說至今未有定論，例如范家偉便頗置疑。¹⁷⁹無論如何，廖育群亦承認「由於『白米維生素含量低→致使攝入不足→腳氣發生』這一因果關係的實現，需要以『沒有其他攝取源』為必要條件，因此腳氣流行大多是出現在一些特殊的生活環境中」。¹⁸⁰甚麼是「特殊的生活環境」？廖氏在文中引用了侯祥川《營養缺乏病綱要及圖譜》所舉的1937年淞滬會戰的例子：

1937年日本侵犯上海，很多受難人民每天食陳久的白米飯及少量鹹菜，在2個月左右就發生了很多腳氣病患者。當膳食改良後(如增加了黃豆和赤豆)，患者就漸減少。……在9、10、11和12四個月內，在一個難民醫院、一個難民收容所、一個難童教養院內腳氣病病發數很高；當膳食改良後，病發數就逐漸降低。同時，在某普通醫院就診的一般市民，因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所以在一年之中腳氣病病發數與以前相同。¹⁸¹

可見廖氏的「特殊的生活環境」就是指戰爭爆發、糧食供應不正常的環境。金兵佔領下的開封無疑就是處於這種環境。

宋人主食是北方人以粟、麥為主，南方人以稻米為主。¹⁸²按照這種飲食習慣，稻米供應的多寡理應影響開封百姓不大，所以當地腳氣病跟進食米糧應該沒有很大關係。然而，北宋每年從江淮運往開封的稻米數量卻不斷增加，詳見下表：

時間	史書記載	出處
開寶五年(972)十月	率汴、蔡兩河公私舟船，運江、淮稻米數十萬石赴京，以充軍食	《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六之二 / 5604

¹⁷⁸ 范家偉：〈東晉至宋代腳氣病之探討〉，頁167。

¹⁷⁹ 廖育群：〈關於中國古代的腳氣病及其歷史的研究〉，頁206-21；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頁139-40。

¹⁸⁰ 廖育群：〈關於中國古代的腳氣病及其歷史的研究〉，頁211。

¹⁸¹ 侯祥川：《營養缺乏病綱要及圖譜》(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年)；轉引自廖育群：〈關於中國古代的腳氣病及其歷史的研究〉，頁211。

¹⁸² 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

時間	史書記載	出處
太平興國六年(981)	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	《宋史·食貨志上三》175/4251
太平興國(976-984)初	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	《宋史·食貨志上三》175/4250
至道元年(995)	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	《宋史·河渠志三》13/2318
至道(995-997)初	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	《宋史·食貨志上三》175/4251
大中祥符(1008-1016)初	至七百萬石	《宋史·食貨志上三》175/4251

據載，「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可見歲漕開封的米糧曾多達八百萬石；¹⁸³但據全漢昇的分析，每年運米數量以六百萬石的時候為多。¹⁸⁴無論是八百萬石還是六百萬石，可以肯定的是，北宋建立以來，開封就從江淮地區源源不絕地輸入米糧。熙寧五年(1072)，張方平(1007-1091)指出：「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¹⁸⁵證明稻米已成為開封大部份士民的主要糧食。盛平時期的開封老百姓大概能夠從米糠、動物肝臟、豬肉、雞肉、大部份的蔬菜等攝取足夠的維生素B1，其中豬肝和穀類同樣富含維生素B1。¹⁸⁶然而，城破後，城內的稻米、肉類、蔬菜、瓜果的供應都嚴重不足，¹⁸⁷百姓根本無法透過這些食物攝取足夠的維生素B1，從而增加患上腳氣病的機會。

缺乏維生素 A

除了腳氣病，由於開封長期被金兵圍困，直至靖康二年四月九日各城門才重開，以致城內許多老百姓患上夜眼：「圍閉之際，士民多病夜眼，日中如故，每至黃昏時則

¹⁸³ 歐陽永叔(1007-1072)：《居士集》，收入《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卷二六〈墓誌銘四首·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頁185-86。另據《宋史》記載：「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卷三三一〈孫長卿傳〉，頁10642)

¹⁸⁴ 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臺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頁106。

¹⁸⁵ 《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頁2323。

¹⁸⁶ 維生素工作室(編)：《維生素全書》(臺北：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34；中國烹飪協會美食營養專業委員會(編著)：《維他命A to Z》(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2007年)，頁13；范家偉：〈東晉至宋代腳氣病之探討〉，頁172。宋代蔬菜品種已非常豐富，有菠菜、大白頭、小白頭、黃瓜、冬瓜、蘿蔔等多種。參見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頁5。

¹⁸⁷ 據文獻記載，「京師賣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為好」。可見開封百姓愛吃水果，故有販賣水果的商販。參見《雞肋編》，卷上，頁2。

眼不能視物，謂之夜眼，或以謂城門久閉、氣不宣達之故也。」¹⁸⁸甚麼是「夜眼」？大概即今之夜盲症，其病發跟維生素A缺乏大有關係。古代醫學文獻亦有「雀目」、「雀盲」、「雞盲」、「雀目內障」、「雀目昏睛」、「黃昏不見」、「雞蒙眼」、「陰風障」等病名。《諸病源候總論》云：「人有晝而睛明，至暝則不見物，世謂之雀目，言其如鳥雀，暝便無所見也。」¹⁸⁹《雜病源流犀燭》云：「雀目者，日落即不見物也。」《雜病證治準繩》亦云：「俗稱也，亦曰雞盲，本科曰高風內障，至晚不明至曉復明也。」¹⁹⁰可見夜眼與雀目在臨牀表現方面非常相近，應屬同一種眼疾。

《中醫大辭典》指出，雀目「有先天、後天兩類，先天者稱高風雀目內障，多因先天稟賦不足所致。後天者稱肝虛雀目內障，多由脾失健運所致，為疴疾上目的早期病證」。患上後天的肝虛雀目內障，「入暮則視物不清，天曉復明，眼乾澀羞明，頻頻眨動。失治可致黑眼萎軟糜爛，甚則潰破而成蟹睛，常導致失明。相當於今之維生素甲缺乏性眼症」。¹⁹¹雀目的治療之法，是「食以牛豬之肝，治以補氣之藥即癒」。¹⁹²

現代醫學研究指出，維生素A有兩種：一種是維生素A醇，只存在於動物性食物中；另一種是胡蘿蔔素，可從植物性及動物性食物中攝取，例如動物肝臟、黃綠蔬菜、紅白蘿蔔、乳製品、黃色水果等都可以補充人體內的維生素A，從而防治夜盲症。¹⁹³然而，當時城內的肉類、蔬菜、瓜果的供應都嚴重不足，百姓根本無法透過這些食物攝取足夠的維生素A，從而增加患上夜眼的機會。

總括而言，城內百姓除了要面對惡劣的社會治安問題外，亦要面對嚴寒的天氣、糧食供應的不足，以及疾病橫行等問題。

結 論

憑藉張擇端(1085–1145)《清明上河圖》栩栩如生的圖像及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生動活潑的文字，我們可以想像北宋時開封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富庶的大都會。然而，宋金戰事給這個大都會帶來了一場災難。

開封淪陷後，張邦昌在金人脅迫下稱帝，士大夫面對改朝換代，各有不同反應，或仰藥自盡，或稱疾辭位，或掛冠求去，或等待宋室復辟，或協助金人辦事，但更多的士大夫選擇致仕。老百姓則要面對嚴峻的社會治安問題，而且在金兵嚴厲

¹⁸⁸ 《會編》，卷九一，頁八下。例如靖康二年正月丁未，城內「霧氣四塞，人對面不相視」。參見《要錄》，卷一，頁31。

¹⁸⁹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二八〈目疾諸候·雀目候〉，頁六下。

¹⁹⁰ 王肯堂(1245–1310)（輯）、倪和憲（點校）：《雜病證治準繩》，收入《證治準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年），上冊，〈七竅門上·目〉，頁294。

¹⁹¹ 李經緯等（主編）：《中醫大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572，897。

¹⁹² 《雜病證治準繩》，〈七竅門上·目〉，頁294。

¹⁹³ 《維他命A to Z》，頁12；《維生素全書》，頁32–33。

的封鎖下，開封成為一座孤城，糧食和物資供應斷絕，各種疾病肆虐，嚴重威脅開封百姓的生存。

靖康二年四月一日，金人從開封撤兵，「是日，民間聞犬羊之群既空，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惟悵望鸞輿播遷，為之悲爾」。¹⁹⁴但是，金人撤出後的開封，已經成為一座空城。趙鼎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時敵退，城開已數日。……所謂京師者，數千里瓦礫場中巋然一空城而已，何勤王之有？」¹⁹⁵由此可見，宋金戰事給開封帶來極大的破壞。

建炎四年(1130)，金人再度佔領開封。紹興二年(1132)，劉豫(1073–1146)的齊國從大名府遷都開封。貞元元年(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完顏亮(海陵煬王，1149–1160在位)定開封為南京，並修繕其宮殿，卻是「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¹⁹⁶貞祐二年(南宋嘉定七年，1214)，金宣宗(1213–1223在位)遷都南京。¹⁹⁷乾道五年(1169)，樓鑰(1137–1213)出使金國，途經開封所見，「城外人物極稀疎」，「城裏亦凋殘」。¹⁹⁸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1126–1193)出使金國，途經開封所見，「入新宋門，即朝陽門也，虜改曰弘仁門。彌望悉荒墟」。「過大相國寺，傾簷缺吻，無復舊觀」。「舊城內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頽毀」。觸目所見，令范成大感慨：「舊京自城破後，瘡痍不復。」¹⁹⁹樓鑰和范成大的出使，上距北宋末開封淪陷超過四十年，但開封始終沒有回復昔日的繁榮。周寶珠指出：「這個變化，既是當時中國南北政治鬥爭、經濟發展的結果，也與金軍對東京的巨大破壞有關係，沒有這一點，東京作為中國統一王朝首都的歷史可能會長一些。」²⁰⁰

無可否認，開封的衰落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但北宋末年這種由「圍城」變成「孤城」再變成「空城」的經歷，卻是其由盛轉衰的開端。可見戰爭對城市的衰落所產生的影響。²⁰¹

¹⁹⁴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上，頁193–94。

¹⁹⁵ 《辯誣筆錄》，卷一，頁87–88。

¹⁹⁶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攬轡錄》，收入《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2。

¹⁹⁷ 有關金代開封情況，參見單遠慕：〈金代的開封〉，《史學月刊》1981年第6期，頁36–43，83；王曾瑜：〈金代的開封城〉，《史學月刊》1998年第1期，頁86–95；劉春迎：〈金代汴京(開封)城佈局初探〉，《史學月刊》2006年第10期，頁111–16。

¹⁹⁸ 樓鑰：《北行日錄》(臺北：興中書局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1964年)，卷上，頁十五下。

¹⁹⁹ 《攬轡錄》，頁12。

²⁰⁰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頁671。

²⁰¹ 近年學者開始關注近代中國戰爭與城市衰落的關係。參見蔡雲輝：《戰爭與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附表一：靖康元年(1126)宋金和戰大事年表

月份	日期	宋金雙方動向	資料來源
正月	七日	宗望第一次抵達開封城下，大軍屯駐孳生監	《靖康要錄箋注》1/112
	八日	金兵攻西水門	《靖康要錄箋注》1/117
		宋廷遣李稅、鄭望之、高世則偕同金使吳孝民詣宗望大軍	《靖康要錄箋注》1/119
十一日	宗望移軍牟駝岡，乃城外西北隅地也	《靖康要錄箋注》1/128	
二月	十一日	宋金達成和議，金人班師	《會編》36/8下
	二十六日	宗翰大軍退還太原	《會編》42/6下
十一月	十六日	告和使康王趙構是日出城。午後，除東水門及陳州門外，諸門皆塞	《靖康要錄箋注》12/1252
	二十四日	宗望第二次抵達開封城下，大軍屯駐劉家寺	《靖康要錄箋注》13/1296
	二十七日	金兵攻東水門，宋將范瓊出兵焚塞	《靖康要錄箋注》13/1306
閏十一月	一日	金兵攻善利門，宋將姚友仲選武庫神臂弓硬弩一千五百人救援	《靖康要錄箋注》13/1325
	二日	宗翰大軍抵達開封城下	《靖康要錄箋注》13/1328
		金兵攻東水門	《靖康要錄箋注》13/1331
	三日	金兵攻通津門	《避戎夜話》179
		金兵夜攻東水門	《靖康要錄箋注》13/1332
	四日	金兵夜攻宋門	《靖康要錄箋注》13/1335
	七日	金人遣使講和	《靖康要錄箋注》13/1345
	八日	金兵急攻陳橋門	《靖康要錄箋注》13/1346
	九日	金人遣使借糧議和	《靖康要錄箋注》13/1346
	十日	金人許和，宋廷以李處權、司馬朴為報謝使	《靖康要錄箋注》13/1349
	十六日	金兵填護龍河，渡鵝車以攻城	《靖康要錄箋注》13/1369
	十七日	金兵過登天樓攻東水門	《靖康要錄箋注》13/1370
	十九日	金兵晨以大橋三置火其上，相繼攻東水門、拐子城	《靖康要錄箋注》13/1376
	二十	金人遣使議和，要求宋廷派親王出盟	《靖康要錄箋注》13/1377
	二十一日	宋廷遣郡王兩人及曹輔、馮澥出使金營	《靖康要錄箋注》13/1379
二十二日	金人遣回郡王，要宋廷改派親王議和	《靖康要錄箋注》13/1383	
二十四日	金人遣使來議和	《靖康要錄箋注》13/1385	
二十五日	金兵攻陳州門，鵝車、洞子、雲梯、矢石如雨，午時遂登城	《靖康要錄箋注》13/1389	
二十六日	金兵盡得四壁，城上大火，百姓扶攜，荒擾如初	《靖康要錄箋注》14/1419	

附表二：開封下雪日子統計表(1126－1127)

月份	日期	天氣狀況	資料來源	
靖康元年 (1126) 閏 十一月	三日	雨雪交作，四日未止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51	
	十一日	大雪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53	
	十二日	大雪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53	
	十三日	大雪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53	
	十五日	大雪，駕亦登城，三軍鼓舞	《靖康要錄箋注》13/1363	
	二十一日	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暝	《宋會要輯稿·瑞異》2/17	
	二十三日	大雪，祭太一旗	《靖康要錄箋注》13/1383	
	二十四日	大雪	《靖康要錄箋注》13/1386	《靖康要錄箋注》13/1386
			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	《避戎夜話》185
	二十五日	大風雪	時大雪二十餘日未止，……雪深數尺	《靖康要錄箋注》13/1389
			粘罕謂其下曰：「雪勢如此，如添二十萬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	《三朝北盟會編》69/5 上
			風雪愈甚	《三朝北盟會編》69/1 上
			《避戎夜話》185	
	二十六日	大雪	《靖康要錄箋注》14/1419	
二十七日	天大風雪，屍橫道路，人爭食之	《靖康要錄箋注》14/1428		
二十八日	雪止，日色赤甚明，人皆言不祥	《靖康要錄箋注》14/1430		
二十九日	天陰，稍晴	《靖康要錄箋注》14/1431		
十二月	一日	是日微雪，講和方定，孫觀草表	《靖康要錄箋注》14/1473	
	二日	是日午時，稍晴，頃之微雪，乃受降時也	《靖康要錄箋注》14/1442	
	二十日	雪	《靖康要錄箋注》14/1478	
	二十一日	雪	《靖康要錄箋注》14/1479	
	二十二日	是日大雪盈尺	《三朝北盟會編》72/13 上	
	二十二日至 二十三日	大雪及尺餘，至夜方霽，街巷死者如積	《靖康要錄箋注》14/1479	
	二十五日	大雪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67	
靖康二年 (1127) 正 月	七日	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	《靖康要錄箋注》15/1526	
		是晚，大雪	《靖康要錄箋注》15/1528	
	八日	雪凍甚，人馬不能行，至晚乃霽	《靖康要錄箋注》15/1529	
	十四日	雪後即雨	《靖康要錄箋注》15/1261	
	十七日	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靖康要錄箋注》15/1566	
	十八日	霧氣未收，陰靄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尺	《靖康要錄箋注》15/1566	

附表二(續)

月份	日期	天氣狀況	資料來源
靖康二年 (1127) 正月	二十日	雨，至暮方休	《靖康要錄箋注》15/1569
		風雨大作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73
	二十四日	陰霧蔽日。……入夜雪作	《靖康要錄箋注》15/1577
	二十五日	大雪，氣候風寒似城陷時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74
		雪數尺，死者甚眾	《靖康要錄箋注》15/1579
	二十六日	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	《靖康要錄箋注》15/1580
二十八日	黎明，雪始開霽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175	
二月	二十八日	是夜，白氣貫斗，大風寒	《靖康要錄箋注》16/1700
三月	七日	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並初一日邦昌初入門時，亦大風	《靖康要錄箋注》16/1717
	九日	大風	《靖康要錄箋注》16/1725
	十日	是日，風雨，至夜大作，城中什物並般出京北善利門	《靖康要錄箋注》16/1737
四月	一日	陰晦	《靖康要錄箋注》16/1787

Life in Kaifeng under Jurchen Siege, 1126–1127

(A Summary)

Leung Wai Kei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Emperor Song Huizong 徽宗 (r. 1101–1125) was eager to recover the Sixteen Prefectures 燕雲十六州 ceded to Liao during the Later Jin 後晉 dynasty. He advocated a new diplomatic policy: “alliance with Jin to destroy Liao” 聯金滅遼. However, the Song armies were defeated by Liao’s defense troops from the southern capital Yanjing 燕京. Song then asked Jin to support them to occupy the city. The incident exposed the weakness and incompetence of the Song army. In 1125, Jin launched an attack on Song. The result is that Song and Jin concluded and signed a peace treaty, and the crisis came to an end. Later, Jin accused Song of violating the peace treaty and resumed offensive. Having failed to resist the Jurchen armies, Kaifeng fell and the two Song emperors became captives. How do historians evaluate the incident? Some studies emphasize the incident’s impact on Song’s political situation. Other studies focus on the battle of Kaifeng to apprehend the development of armament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However, historians seldom pay close attention to a pivotal question: What happened in Kaifeng under Jurchen sieg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eople’s life in Kaifeng between 1126 and 1127. It is divided in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laborates the battle of Kaifeng,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Song officials’ reaction to the fall of Kaifeng and the termination of Song rule, and the third part is focused on the people’s life in Kaifeng.

關鍵詞： 開封 徽宗 欽宗 張邦昌 聯金滅遼

Keywords: Kaifeng, Huizong, Qinzong, Zhang Bangchang, alliance with Jin to destroy Liao

